

全臺文
十九

洪棄生《寄鶴齋古文集二》

目錄

《寄鶴齋古文集二》

中外古今變故書述眎日儒	188
代友答日儒問清官日官利害	194
勸學書與及門	196
養氣箴	197
先妣張氏墓志銘	200
先考孝恭公墓志銘	201
先考孝恭公墓志銘	203
誥封安人晉封恭人許母黃恭人墓志	206
洪烈女傳	208
洪烈女傳後記	210
林烈婦施氏傳	212
林烈婦傳後記	214
哭寡姊文	216
祭張汝南兄文	218

公弔蔡茂才母許氏文	219
公弔施茂才祖母文	220
弔楊君子玉祖母葬文	221
無錫俞節母趙太恭人七十壽辭	224
修濬龍目井記	226
鹿港乘桴記	228
重修鹿港文武廟暨書院碑記	230
遊珠潭記	232
遊關嶺記	235
書李翁事	237
彰化丈田記	240
臺灣催科記	242
上臬憲雪民冤狀	244
李氏半園記	250
瓦窯村讀書記	252
病中責鬼檄	254
擬鬼答檄文	256
杜友紹畫梅小引	258
贈甬東太虛上人序	260

讀變雅書感·····	262
讀莊子書後·····	264
書富鄭公傳後·····	265
跋林文忠公事後·····	267
書興國說後·····	269
跋魏子默深書後·····	271
跋歐陽文忠公朋黨論後·····	273
跋林文忠公禁洋藥疏後·····	275
自跋船政論後·····	277
跋李烈姬傳後·····	279
反柳子厚封桐辨·····	281
閱隨園詩話有感書後·····	283
如此江山樓詩序·····	285
寄鶴齋詩轡小引·····	287
報張子汝南書·····	289
閱鈞天樂小東·····	295
代莊茂才答周老師·····	296
答家明標問鄉榜·····	298
與蔡壽石乞題照影書·····	299

話制藝示及門	300
話詩體裁示及門	302
代南北投諸紳士與邱仙根山長書	307
與呂汝玉書	308
與邱仙根進士書	310
辭通志采訪局與友人李雅畝君書	312
與悅秋先生書	313
借長生殿小簡	314
還長生殿東	316
還長生殿傳奇又借他本	318
付鈞天樂與陳墨君書	320
論鈞天樂與陳墨君書	322
與阿宗及門	323
與施子芹小東	325
與悅秋先生書	326
再與悅秋翁書	327
致陸操新義約章纂要於悅翁	328
與李雅畝君書	329
乞梁鈍菴先生書猛虎行東	331

與蔡某書	332
與林幼春書	333
與林幼春書	335
答林幼春談近事書	336
與家輝石孝廉書	337
再與家輝石孝廉書	339
與家其昌書	340
與陳某書	341
答報社書	343
與及門傅重輝書	344
與家韞巖孝廉書	345
與林君	346
與邱菽園	347
三約詩會不果赴戲與峻堂	348
代施某呈觀會日記小啟	349
與王箴君	350
與王則澍	351
與梁任公	353

中外古今變故書述眎日儒

古無千年不易之邦，無十世不衰之運；始而興、而強、而大、而霸、而王，由王、霸而失，由強、大而弱，循環相因，天地陰陽消息不易之理也。故今之至弱之國，莫非其先之強者；今之至強之國，即莫非其後之弱者。強弱無定勢，盛衰無定形；轉瞬之間，有天壤之異。不觀古今之變、不揣中外之情，不可得而知也。

中國之強，漢、唐為盛。漢之盛也，質匈奴之子於國中、懸郅支之頭於闕下，荒外三十六國夷為郡縣；故今之科布多以北為鄂羅之屬地、安集延以西為布哈爾百爾西之大國、五印度以南為英吉利之屬邦，在漢皆在所通道之中。迨中季漢順帝，而歐羅巴大一統之君安敦且出地中海、由日南徼外而入貢；兵力之強，海外爭仰。乃後嗣內治不修，而赤眉之亂在前、黃巾之亂在後，外戚中貴之亂在中，漢鼎之移，顛覆忽焉。唐之盛也，犁突厥庭、擒回紇王，洗隋末中國受侮之恥；漢之屬國，唐皆設官。骨利幹

處極北，晝長夜短，為今之東鄂羅；黠戛斯迤最西，赤髮綠睛，近今之西鄂羅；或遣使入貢、或親身入朝。烏斯藏贊普方強，歸順中國，至效中國衣服、儀衛而化其故俗。中天竺兵力方足臣服四天竺，而渠帥拒命，至見俘於使者王元策。東至海以外、西至崑崙以外，莫不來王；可謂盛矣。乃其繼之荒也，一阿犂山破之而有餘。自商、周以上不侈兵，至秦、隋之間尚強暴。然秦、隋之強也，在混一之日；而秦、隋之亡也，亦在混一之時；此中國盛衰、強弱無定之故也。乃至外國，亦有可言者。五代之世，中華離析，耶律氏吞併西北，而契丹之部無敵天下；然其後者，天祚以百萬之眾，覆於金源。金之吞遼、破宋、臣西夏，可謂無敵矣；而覆於蒙古之一族。蒙古起漠北犬羊之中，吞併及今之歐羅巴、封建及今之五印度，蔥嶺以北、蔥嶺以西、蔥嶺以東南鯨噬殆盡，而遂及於宋；蒙古之兵，無能禦者。然其繼也，四十萬之眾殲於中原起義之師。後之衰者，非即向之無敵者乎！故方其興也，雖韃靼之野夷亦興、女真之生番亦興；及其亡，雖混一之隋亦遽亡、混一之元亦遽亡；興亡之事，不旋踵焉。

以近事言之，佛郎西為歐洲用武之國，拿破崙第一尤善行兵，征埃及有功而登帝位；兵威之大，至於滅荷蘭、廢日斯巴尼亞、取葡萄牙、割普魯士、奪奧地利、圍丹國、吞意大利日耳曼諸列邦、焚鄂羅斯之都城，惟

英以隔海未受其取；形勢之盛，幾於混一歐洲。乃不數十年而土崩瓦解，身受俘辱，致百萬白夷殲於美洲黑奴；無文德而有武功之故也。英吉利之興，破佛郎西、戰鄂羅斯，荷蘭、呂宋諸屬地任其取舍。乃其所墾米利堅一大地，視同釜魚，恃強暴斂；而華聖頓突起而驅之，自成海外一雄邦。英人熟視而無如何，乃輾轉復得五印度，細意撫循，因不復失。今之荷蘭、大呂宋、葡萄牙、德意志於東南洋所得島地，雖未能教化，然皆能以寬大相安；故亦能長享其賦。鄂羅於波蘭以兵力取之，屢靖屢叛；今亦弛苛法以銜勒之。

有國者，固不能以兵力服民也。兵力之挫，不必敵之大小也。敵勢之大，亦莫若大清國及土耳其矣。土耳其之興也，起於沙漠，吞歐西十數強國而有餘。及今之衰，服埃及一屬國而不足；割地退師，至結鄂羅為援而後免。去年埃及內變，且事事與土國齟齬。清之盛，統東土而并中華；減準噶爾、夷回疆，破郭爾喀、服緬甸，徼外以西各部、徼外以南各國入貢恐後；北盡沙漠，東盡海。兵力之盛，至中葉武功猶十全。乃今之衰也，不能護一屬國。至小者，莫若赤嵌；乃方清全盛之日，而鄭成功用之十萬戈船出於海岱，亘東海、破南京，京師大震，牽動及於十六省。其時全島開墾，方域未及今四之一，而勢已如斯；乃昔之小而足擾天朝，今之庶而

受轄島國，非所謂強弱無定勢、盛衰無定形乎！

然而民猶水也，導之則流，激之則溢。本島之民，以文治行之，可以坐臥而理；以兵威擾之，則必至猖獗縱橫。譬如水也，得其性，雖江湖，可使下；不得其性，雖溪壑，可潰；故有涓涓不塞而衝隄岸、蕩城邑者。民，亦猶是也。民之性愈愛而愈弱，民之生愈殺而愈勇；榛榛之眾，可盡刈乎？此則無分於中國、外國，而當一以治之者也。中國險阻之象，前莫如三藩，後莫如髮匪，而英、佛、鄂三國之入京師不與焉。三藩之叛，天下淪陷者八省；髮匪之亂，東南淪陷六百城。其時血肉相薄，攻戰之慘，希古罕聞。乃聖祖不肯割地，卒滅吳藩；湖南諸傑不肯息兵，卒平秀泉。去年之事，偶見交鋒，處處奔潰；而遽爾乞和，由姦相陰掣、孱主虛恆，不盡由攻戰之故也。攻戰之事，中、東二邦，今即竭力角逐，未必能遽勝歐、墨二洲；而可傲二洲以所無者，以有歷代聖帝賢王文治耳。若棄文治而徒侈武功，是不戢自焚之道也。

日本國祚之長，千年一脈，為五洲所未有；故論中國如禪讓、放伐諸事，不謂可行於日本。然中國之初，元氣本漓，亦千年一脈也。天皇一萬八千歲、地皇一萬八千歲、人皇四萬五千六百歲，雖載舊冊，然荒遠無稽，不可為據；其確有可據者，黃帝是也。黃帝在位僅百年，然五帝少昊

氏以下皆其裔：夏禹，亦其裔；殷湯之先契，亦其裔；周武之先稷，亦其裔。一脈相傳，歷數之長已二千歲。至秦雖遙遠，而為伯益之後，亦其裔；劉為劉累之後，係出於堯，亦其裔；司馬氏係出重黎，本顓頊之後，亦其裔；蕭氏本蕭國，係出於殷，亦其裔；陳出於舜，又其裔；則一脈相傳，下至六朝且三千年焉。其他各姓迭興，如趙、如朱，均顓頊之胄；元出匈奴，亦夏桀之後。孰謂中國之統不同日本，道不可通哉？至於行軍勝敗，多屬偶然之端；故古有一勝而興，即有一勝而亡。一勝而興者，湯、武救民伐罪之師及漢光武、唐太宗、明太祖是也；一勝而亡，若吳夫差、宋偃王、齊憫帝、楚項羽、五胡劉曜、石虎、苻堅。西洋則漢尼巴、大流士、拿破崙，或一勝而亡、或數勝而亡；勝敗之事，豈即為成敗之事乎！悍將武夫一戰之功，詡詡自得，視兵力為萬年不拔之計；坐井觀天，未睹寰瀛之大者也。且中國即數易主而不啻未嘗易主者，則以法度紀綱，百王不易者也；一易乎此，則傾覆隨焉。故雖外國人主中華，無不謹就中華範圍；如元世者，名為中國歸於狄，實狄而歸中國者也。即今之西洋各國，出入中華如入無人之境，可謂藐中國矣，亦無不資藉中國聖賢之教；則天之弱中國以力，正天之宏中國以道也。不然，閉關謝絕，彼將限於天主教方、默德摩哈默，何從而沐中國聖賢之化哉！日本受聖賢之道已千餘年之

間，與中國為同文之邦，亦可與中國為唇齒之依。況日本數次危險皆受西洋之暴，而清國方全盛之時，未嘗加日本一兵；則不當厚彼薄此，自操同室之戈以蹙兩國之命！故不禁觀古今興亡之故、中外成敗之由，而有感於斯言也。

代友答日儒問清官日官利害（丙申八月初九旦走筆）

清官去而日官來，事之大變，民之大害也，民之害多而利少者也。非利少也，利不勝害也。何害乎？害其私也；何私乎？私日本也。何私日本乎？私日本以迫臺民也；迫何謂私乎？私將令之不立也、私官令之不行也。何謂不立、不行乎？將不能令以戢兵、官不能令以救民，此所謂私也、所謂害也。

昔者，漢買復新有功，兵傷民人，寇恂捕而戮之以徇於民，此官之能令也。吳呂蒙取荊州，兵取民笠，其人與呂同鄉，呂收而誅之以安乎民，此將之能令也。宋王全斌取蜀有功，縱兵殃民，太祖召而責之；唐侯君集取高昌，縱兵虜掠，太宗召而囚之，此君之能令將也。漢世祖嘉寇恂執法而愈選良吏，宋太祖患武將殘暴而重任文臣，此君之能令官也。蒙古釋儒士之俘，誅麾下欲發孔子墓，禁諸王、駙馬毋侵奪民，此夷狄之能令於中華也。赤眉不殺孝子，黃巾群拜經師，此盜賊之能令於亂世也。

今者臺灣新破，攻城略地，屍橫遍野；所殺皆途路平民，民為寒心，然猶攻取之日，不可得而察也。乃得地經年而兵悍愈甚，占民居、掠民

財、淫民婦、戕民命、辱民望，民之含忍而不敢言者多矣；至萬無可忍而始出告愬，而將官俱置諸不問，民為短氣，然猶曰地方未久，不可得而安也。乃時至踰年而各部兵官妄囚民、妄刑民、妄殺民，囚則極虐、刑則極酷、殺又極冤；孔廟儒林受殘毀，書生秀士遭苦辱，而民於是絕望矣！民間小有爭訟，咸受各部苛責；至受日人之暴而有訟，自始至今未嘗小有懲示：此非大害乎？害出臺民，各有所治；害出日人，絕無所戒，此非大私乎？皇皇憲章，未嘗懸一新令以戢官兵；堂堂國法，未嘗誅一屠伯以慰民心，此非私日人以迫臺民乎？故曰害多而利少也！

勸學書與及門（壬辰閏六月十七夜偶筆）

子之學殖荒矣！耕者閒時不耘，則莠草蕪焉，望嘉禾之長，不可得也。吾之几席，一朝不拂，塵埃寸積；子之心地，其有待於拂者，豈第如吾之几席哉！不與吾學則已，既與吾學，吾既不敢自處於惰農，豈願子之為敗苗歟！書至其無忽！

養氣箴（戊子仲春十二日作）

盈天地間皆人也，盈天地間皆氣也。氣足以兼千萬人者，量足以勝千萬人之任；氣足以兼天下者，量足以勝天下之任。其積也，若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蓄也，若涓涓之滴，出於崑崙，一瀉而至四海，故天地不異其人，異其氣也，而人不異其氣，異其所以養也。

何異其養乎？今有樹焉，植其兩於庭，一則朝夕以溉之，雨露以潤之，日月以暄之，雷霆以鼓之，則暢茂發生，而由拱把以至參天者，不難也。一則矯揉以傷之，摧抑以悴之，斧斤以伐之，樵蘇以困之，則根枯葉落，而由傾覆以至露土者倏爾也，此養之之說也。

養馬者去其害馬也，養苗者去其害苗也，養氣者去其害氣也。害氣者何氣也，俠氣也，憤氣也，戾氣也；張子房怒秦暴虐，而博浪一椎，秦皇落魄，則俠氣也；賈太傅悲憫時艱，而長沙一去，抑塞終古，則憤氣也；王安石自負臯夔，而變亂時政，不恤人言，則戾氣也，而皆起於客氣也。氣之養以義理為主，吾見理未嘗不明，而客氣有時而蔽之；吾赴義未嘗不力，而客氣有時而撓之；客氣長一分，斯正氣消一分，正義消則邪氣起。